

嵩山文化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多元文化,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,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。本报开设《嵩山文化》栏目,助推少林文化传播发展。

嵩山文化

# 挖野菜啦!嵩山“春日鲜”果然多

□袁锦扬/文 陈意冰/图



李阿姨的家住郑州市区,每年要开车带着孩子来嵩山脚下挖野菜。“我喜欢荠荠菜,降火。凉拌皮蛋,滴几滴小磨油,喷香!”来到嵩山脚下,简直是掉进了野菜“窝”,田间地头、草地果园里随处可见。李阿姨很快把挖“猴头菇”的目的抛到了脑后,金银花、野韭菜、云芫菜也都挖。上一

午时光,在孩子们的疯玩声中,5个塑料袋就装得满满的。

本地人挖野菜也得靠“抢”,头一天没挖,第二天就没了。来挖野菜的冯大妈,遇到了也来找荠荠菜的本地人胡阿姨两口子。冯大妈不挑野菜,遇到什么挖什么,很快,几大袋子也装满了野菜。

冯阿姨是“挖野菜”资深人士,10多岁就开始挖,一年不落下。“现在条件好了,油腻吃多了就更想吃野菜,野菜新鲜好吃,营养价值高”。冯阿姨笑着说,没想到野菜也能享受如此“荣华富贵”。

“三月三,蚂蚁上灶山,荠菜花儿赛牡丹。”冯阿姨指出各种野菜的身份证,并介绍“马齿菜、野苋菜与猪毛菜,是嵩山区民间要吃的地三鲜”。

古语有“春日食春芽”,食的是春,生的是芽,是大自然给餐桌最好的礼遇。野菜虽好,但并不是人人都可大快朵颐,食用之前要知己知彼。野菜大多偏寒,对于平素体质偏寒的人,则要少食;不要在绿化带、马路两边采摘,这些地方生长的野菜有可能会受到杀虫剂、汽车尾气等污染;不认识的野菜千万不能乱吃,用识图软件“认野菜”来食用也有风险,一定要辨别真伪,千万别被“毒”倒了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是的,野菜轻轻地摇落它的种子,总能在春风里收获满地挖荠菜的大叔大妈。真的真的,太阳是明亮的,风在摇着野菜的叶子。我们不说,挖着荠菜,就十分美好。



## 爱爬树的“馋丫头”

□李想

盼望着,盼望着,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,欣欣然张开了眼……漫步登封街道,花香弥漫、柳絮满天不禁想起大诗人贺知章的《咏柳》: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……童年的春天,天赐的美味不只有小昆虫,还有树木馈赠的榆钱、杨槐花树、香椿芽。对于我这个爱爬树的“馋丫头”来说,春天有一种特殊的情结……

“春来舌尖多奢侈,野菜沾唇最喜欢。”这些长在树上的菜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人类在苦难岁月里最深情的陪伴。

作为野菜界的榴莲,口味重是香椿的标签之一。记得老家屋子前有棵香椿树,三四月份开始长出嫩芽,远远地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。

香椿刚刚发芽,我和同伴一起爬上树,手里拿一根长竹竿,在末端系上一根弯曲的铁棍,看到枝叶茂盛的地方,就把它挂起来,使劲旋转,香椿芽就会顺利脱落。摘下来的香椿,母亲先用开水烫一下,拌点盐、辣椒、醋,吃起来特别美味。

“雨前椿芽嫩如丝,雨后椿芽如木质。”等香椿长大,不仅吃叶子,还把香椿梗煮熟吃筋,上学的路上,手拿一捧香椿梗,边走边吃,隔壁的村长儿子总是跟在我的后面喊“馋丫头、馋丫头……”可谁知道我那时的饥饿呢?

春来榆钱发满枝,春意诱人充口腹,天赐美味作食粮,虽说是钱却能吃。当满树的榆钱蓬勃开来,小伙伴们哪里还忍得住,麻利地早蹿上树去,捋下一大把榆钱就塞进嘴里。急得不会上树的在下面叫,快点扔几枝下来。树上的含混不清地答应着,急忙往嘴里又塞了两把榆钱,才折下带着榆钱的树枝扔下树去。

榆钱小时的吃法就是做菜馍。先把榆钱用水淘干净,用油盐调料拌好。然后擀一个烙馍放在锅排上,把拌好的榆钱用筷子夹一些放上去,摊平。再擀一个烙馍搭上去,用手把两个烙馍重合的边按实,让它们合在一起。然后斜拿着锅排小心地把菜馍倒在鏊子上,小火翻两三翻就好了,好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菜馍了。

四五月槐花飘香时节,阵阵清香沁人心脾,漫步林间小道,小憩于石凳之上,一阵阵清香随风飘送,令人心旷神怡。洋槐花是真的能当菜能当饭的,洋槐花淘洗干净后撒上面粉,拌匀,上笼蒸熟后,浇上蒜汁儿等调料拌匀即可。粉蒸槐花做好后,每人都盛上一大碗,既是饭来又是菜,痛痛快快地吃个饱。

香椿芽、槐花、榆钱、馍馍柳……这些在当时最普通平常的树上结的,地上长的,都是儿时解馋的美食。那时候觉得很穷很苦,但是现在却成了内心深处最美好甜蜜的童年回忆。这回忆里有家乡味道,有妈妈的味道,有自己儿时的味道!自己儿时的记忆再也找不回来,只能在梦里去寻找。



生活杂谈

## 情意绵绵荷包蛋

□刘曙光

现在,吃荷包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,但在我少年时,能吃上两个荷包蛋,快赶上过年了。

我老家颍河源的人热情好客,凡有客人来家,打一碗荷包蛋给客人吃,好像是约定俗成。老家家人把一碗荷包蛋叫“鸡蛋茶”。

既然是“茶”,那就不算是一顿饭。所以,无论男客人,女客人,也无论你吃饭没吃饭,只要你不是正赶在饭点进家,一定会得到一碗“鸡蛋茶”的招待。

我吃荷包蛋,主要得益于我外公。外公是乡下郎中,会掐肚,扎针,开中药方子。赶上星期天或假期,若有外村人请外公去看病,我就陪着他去。到得病人家,人家自然是先打两碗“鸡蛋茶”端上桌,然后才说病情。往往是外公碗里有四个荷包蛋,我碗里有两个荷包蛋。有两次,我陪外公到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人家去,人家在“鸡蛋茶”里还放了白砂糖和红砂糖,外公说:“这家人真好,白糖八毛一一斤,红糖六毛四一斤哩!”

大约是1974年,石道公社团

委书记李松坤叔叔第一次到我家,他爱唱戏,我父亲爱编写剧本,在他和我父亲说话的当间,我母亲打了八个荷包蛋让我端给他。他接过碗有些惊奇,只吃了四个,就吃不下去了。那八个鸡蛋中,我们家四个,那四个是我娘让我到邻居家买的,那时一个鸡蛋五分钱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县书协副主席冯中华老师到我四哥家访友,我也爱写毛笔字,于是四哥让我作陪。他到我四哥家时,也就上午十点钟左右,稍坐片刻,四嫂就端了两洋瓷碗荷包蛋,每碗八个。我年轻吃得下,他吃了六个,就再也吃不下了。事后他说:“恁西乡人(登封县西部,故称西乡人。)太实在了,以后我可不敢半晌再来您家了,吃不完,还撑得受不了!”

今年春节过后,我去体检,结果是尿酸偏高,医生说今后要少吃肥肉,戒酒。我问:“鸡蛋能吃吗?”医生说鸡蛋可以放心吃。于是,体检之后,我每天早上吃两个荷包蛋,不知怎的,再也吃不出当年那荷包蛋的味道了。